

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
一个率性行事的女子，一曲飘逝的爱情绝唱。

隋(唐)风云Ⅲ 锦瑟无端

双陆·著

SUITANGFENGYU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隋唐风云Ⅲ锦瑟无端/双陆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80755-322-9

I. 隋… II. 双…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9839号

书 名: 隋唐风云Ⅲ锦瑟无端
作 者: 双 陆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余 慧

责任校对: 贾 伟 李 鸥

装帧设计: 弘文馆·刘婷瑜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60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322-9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离开京城后的萧晓云，与小道士孙白虎、小美女朱玉凤一见如故，一起闯荡江湖。却在洛州城外被裴行俨请上了瓦岗寨，成为他的得力爱将，在瓦岗创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与此同时，曾有过八拜之交的大将军宇文成都带着十万精兵护送宇文化及回长安登基，从洛阳借道而过。

长安的李渊为了稳固政局，派秦王李世民前来瓦岗结盟，萧晓云与段志玄因此再一次见面。李世民与萧晓云一番长谈，坦言在长安时对晓云的事处理不当，萧晓云亦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二人因此尽释前嫌。萧晓云暗助李世民完成结盟大业，却拒绝了段志玄重回长安的请求。自萧晓云离开之后就一直心怀愧疚的段志玄只得黯然离开，却因此认清了自己的心意。

李密一方面与李渊结盟，一方面接受了洛州皇泰主杨侗的封赏，将宇文化及阻拦在洛州城外。萧晓云身为副将，在童山辅佐裴行俨共同抵抗宇文成都。两军对峙时，萧晓云屡出奇计，多次击退宇文成都的进攻，同时自己也陷入险境。李密为了尽快击败宇文化及，假意提出结盟。宇文成都趁机提出



双方互派人质，萧晓云因此被送进敌营。深陷虎穴的萧晓云小心行事，假意周旋，用婚约麻痹宇文成都的警惕，趁机逃回瓦岗。不料半路被人阻拦，被宇文成都追上，千钧一发之际，裴行俨违抗军令带兵将萧晓云救出。

被宇文成都伤害的萧晓云在回到瓦岗之后噩梦连连，裴行俨温柔以对，小心呵护，两人之间的感情剧增。李密撕毁盟约带兵进攻宇文化及，在瓦岗众将的努力下，宇文化及兵败逃亡。

获得胜利的李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瓦岗旧臣打压斥责。朱玉凤在庆生会上一曲舞蹈惊艳全场，被李密看中，下旨将其纳入后宫。萧晓云因此大怒，抗旨将朱玉凤齐武等人送出瓦岗，裴行俨无奈，只得将她关押拘禁。

王世充再次与李密开战，早已洞悉两军劣势的孙白虎使李密大败，裴行俨因此孤军奋战，不得已答应投降。重获自由的萧晓云不但没有离开，反而留在裴行俨身边，与他一同进入洛州。萧晓云在隋唐乱世的生活，又拉开了新的篇章。

目录

content

前情提要	1	第九章	忍辱含羞	64
引子	1	第十章	苦中作乐	71
第一章	3	第十一章	吐露真言	79
第二章	12	第十二章	争锋相对	87
第三章	20	第十三章	意外迭出	90
第四章	28	第十四章	神术妙计	98
第五章	37	第十五章	天降奇兵	106
第六章	46	第十六章	龙虎相斗	114
第七章	49	第十七章	情断义绝	122
第八章	57	第十八章	无奈归去	130



第十九章	时局动荡	136	第二十九章	东山再起	211
第二十章	重见故交	143	第三十章	改朝换代	219
第二十一章	明哲保身	150	第三十一章	李代桃僵	224
第二十二章	大意被擒	157	第三十二章	穷途末路	233
第二十三章	城下之盟	166	第三十三章	反目成仇	242
第二十四章	傲骨铮铮	174	第三十四章	釜底抽薪	251
第二十五章	回首前尘	178	第三十五章	千钧一发	259
第二十六章	白马素车	186	第三十六章	血染沙场	267
第二十七章	势不两立	195	尾声	长相厮守	271
第二十八章	瞬息万变	203	番外	恶搞打豆豆	276

.....

生死不离,生死不离,生死……

生死不离！

在没有梦境的深夜里，蛊惑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在耳边响起，压迫着疲倦的神经，如同越拉越紧的绳结，压得人无法呼吸，然后她就这样突然地，在一片冰冷中醒来。

而现在,她躺的地方,不是随意自在的军营板铺,也不是二十世纪那张大得可以打滚的席梦思,而是洛州东城的丰成巷,抚尉将军副将府。

把不知握了多久的手慢慢松开,积在手心的汗散开了来,黏黏的让人很不舒服。萧晓云轻轻地在被子上蹭了蹭,丝绸细致的纹路在掌下滑过,虽然舒服,却不吸汗。窗台上似乎传来轻轻的淅沥声,她想了想伸手扶住床沿,掀开了帘子。

屋里很快有了动静，萧晓云刚开口说了一句“不用麻烦”，眼前已经火

光一闪，在地上亮起了一盏油灯。

“抱歉把你吵醒了。”萧晓云把掀着帘子的手缩了回去，油灯的光芒透过层层叠叠的帐子照了进来，遥远得如同几千万光年外的星星。

“小姐有什么需要，请随时吩咐奴婢！”

“没有什么……”萧晓云低了下头，过了好半天才说，“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光线变远又变近，夹杂着木制窗户吱呀的开关声，然后外面的人说：“的确下了一点雨，不过不是很大。小姐若是觉得冷，我再找一床被子出来。”

萧晓云刚想摇头，又想对方也许看不到于是说道：“不用了，既然下了雨，地上就太阴了。你上来睡吧。”

“这如何使得，小姐折煞奴婢了。”

“上来吧，地上潮湿，小心别凉着骨头。”

“奴婢不敢逾矩。”

“你……”萧晓云还想再说什么，终于没能说下去，“算了，你若是冷了，再加一床被子多盖些，明天就有人把床送来了。”

“多谢小姐体谅。”

萧晓云叹了口气，慢慢地倒了下去。帐子外面“扑”的一声，也熄了灯，屋里重新被黑暗笼罩。

“石榴？”

“小姐有什么吩咐？”

“明天……有早朝，要早起，赶快睡吧！”萧晓云本想说，明天可不可以把帘子上的那个铃铛摘掉，可是想想这说了或许也没什么效果，最终没有说出来。

天气用凉水洗脸已经有些发寒，不过让人清醒的效果却出奇的好，顶得上一杯无糖的黑咖啡。

伸手扯开衣服上的带子，萧晓云低头准备换朝服，意外地听到身边的人在低声哭泣，抬眼便看到这个叫石榴的女孩，已经双目盈泪，泣不成声。“你哭什么？”

“小姐……小姐……”这个丫头穿着粉红的小衣，及腰的长发在脑侧松散散地挽了个发髻，在油灯下哭得梨花带雨，千娇百媚：“奴婢若是做错了什么，任由小姐您打骂，只是请您千万不要赶奴婢回去……”

萧晓云手上的动作慢了一下，眉头不自觉地皱了皱：“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全罢了，你若没有什么害怕的，今天晚上留在这里也行。”

这个叫做石榴的小丫头立刻停住了哭泣：“小姐此话当真？”

萧晓云“嗯”了一声，径自往里屋走，身后跟着立刻就欢天喜地的小丫头：“小姐要更衣么？那件青色的不要穿了吧，上次我家夫人送来的那件鹅黄的很衬小姐的皮肤呢。”

萧晓云有些头疼，刚才洗脸带来的清醒一散而尽：“石榴，我要去上朝，只能穿官袍。”

说话间，她已经将贴身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亵衣亵裤，拿着中衣就要往身上套，背后石榴又在尖叫：“啊，小姐。您怎么又这样，万一被人看到怎么办！您每天都这么不小心！”

萧晓云已经连白眼都懒得翻了，自动忽略掉她的叫声，飞快地穿上中衣，跑到镜子前梳理头发。石榴手脚麻利地跟了过来：“小姐，我来帮您。”

“不用；不用。”萧晓云一摆手，速度飞快地把头发扎了一个马尾，扭了两圈在脑后盘了一个髻，随手用一根紫铜簪子固定得死死的。前几天她算是领教了石榴这个丫头的手艺：流云髻、桃花髻、望仙髻、飞天髻……随便拿出一个来就要盘上一两个时辰。这个从裴府送来的丫头只有 15 岁，心灵手巧得让人惊叹，可也唠叨古板得让人害怕。

石榴兀自在一旁跳脚，萧晓云已经将准备好的朝服穿在身上，匆匆戴

了纱帽，蹬了厚底的黑靴就往马房跑。

“小姐，早饭！早饭！”石榴在她身后迈着小碎步追了出来。还未追到第二重院，萧晓云已经骑马出了大门。“来不及了。”她的声音夹在十月呼呼的风中，忽远忽近听不真切，“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

等石榴追到大门口，并不宽敞的街道早已空无一人，只留下空荡荡的一条街道，延伸着没入黑暗之中。漂亮的高底鸳鸯绣鞋在地上狠狠一跺，石榴把垂到胸前的发辫往背后一甩：“这么黑的天就急匆匆地跑出去，小姐真是……果然一点规矩都不懂！”随手把门关好搭上门闩，她举着粉拳伸了个懒腰：“好困啊！”

风声萧瑟马蹄紧。

青骢马前挂着一盏灯，东倒西歪的烛火透过细密的薄纱将凌乱的光线照亮小小的一块空间。忽然一个急弯，耳边的风声猛然变高，萧晓云急忙伸手去护那盏灯，终是晚了一步，眼见那烛火挣扎了两下，骤然熄灭。

“啊……”萧晓云懊恼得勒住马缰，伸手去怀里摸火石。超级玛莉刚才跑得正欢，突然被迫停了下来，仰头喷了几口气，然后很不爽地在地上打转。

就在这个时候，从西边的皇城里，传来了五声梆子响。好似在平静的水面中扔下了一颗石子，打起了一连串的水波从皇城中央向四面八方散了开去。与她停马的街道隔着一堵墙，不知是谁家的府邸，负责守更的人也跟着敲起了梆子，绕着府院内外前后地敲，将五更的消息一下一下地传了出来。

“混账！”萧晓云摸不到火石，听到这个五更梆子的声音越发着急。五更半便是早朝，这个时候若是再不赶路，只怕一会儿皇城外便被入朝的车马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今天是大朝之日，九品以上官员均要参加，若是迟到就麻烦大了。

幸好旁边不知是哪位官员的府邸，萧晓云迟疑了一下，还是下了马去

敲门，门刚被拉开一条缝，她就立刻一躬到底：“请问，我可以借个火么？”

眼前晃动着同样是绯色的官服，耳边却没有听到一点说话的声音。

萧晓云心里奇怪，抬头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眉如远山，眼若秋水，衬着绯色的衣袍，愈发显得温润如玉，卓然秀雅。这个人，让她一时有些尴尬，没想到，竟然跑来他的府宅。

有个小厮从院子里跑出来禀告：“大人，轿子已经备好了。”

段志亮“嗯”了一声，又看了萧晓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再给萧大人拿一盏马灯。”

“不必客气。”萧晓云急忙说，“我只是忘了带火石。”

段志亮也不看她，神色漠然地扭头吩咐：“去取火石。”

小厮答应了一声跑回去取东西，段志亮简单地行了个礼：“萧大人，下官的轿子脚力慢，先行一步。失礼了。”

萧晓云看他脸上的神色冷冷的，急忙退后让开道路：“哪里，段大人请自便。”

有轿子从府里抬了出来，段志亮上轿的时候轻轻哼了一声：“下官区区四品，萧大人谬抬了。”话音未落将帘子重重地摔下，竟是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她。

萧晓云牵了马立在一旁苦笑，自从那日重回裴家军，再到后来投降洛州，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段志亮便如陌路人一样，再没给过自己好脸色。看来这次真的是把他得罪大了。

等到了皇城外，果然是迟了些。玄武门外挤满了等着上朝的人，一时间车挤马嘶，列火满门，好不热闹。萧晓云隔着大老远就看到火把中一片深深浅浅的人影，待走得近了，耳中被一阵又一阵嗡嗡的低语声盈满，没有睡好的脑袋顿时又有些疼。

“萧大人，早！”有人斜刺里窜了出来，拦在她的面前。萧晓云还未看到长相，先瞄到对方身上那一袭华贵的紫袍，显然是三品以上。急忙施礼：“下官惶恐！”

“大人客气了。”有人从那人身边踱了出来，也穿着三品以上的紫袍，腰带上嵌着的七颗夜明珠闪闪发光，格外的与众不同。这是御赐之物，随时显示着此人除了身居要职之外，还圣眷正隆：“您这个礼，可要折煞我们了。”

“张大人说笑了。”萧晓云不用抬头，便已经知道这两人是谁。她干笑了两声，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两步，“大人位居二品，乃天子红人，在下地位低下，不敢多言。”说着话，她就想转身绕过去，“告辞，告辞！”

“大人请留步！”张童儿一伸手拦住她，人却凑了上来，“王太尉前两天大开府门，凡自以为有文武之才者，有治国之方者，有未雪之冤者，均可随时入府陈述。这等举措骗了不少不知内情的人，倒是甚得民心。”他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道：“听说这是裴将军的主意？”

萧晓云本不欲与他多言，听到最后一句，却临时改了主意，眼角一挑瞥了过去：“张大人的耳朵真不是一般的灵敏，不知道还有什么消息要指教下官？”

“指教可不敢当，我们打探消息的这点本事，比起大人来差得远了。”张童儿脸上的笑容本是谦逊和煦的，在昏暗的灯火中，却扭曲得有些狰狞，“不过消息还真有一个，只有些陈旧，也不知大人是否听说，宇文王爷在魏县称帝，少王爷如今已是太子殿下了。”

萧晓云不自觉打了个冷颤，突然觉得好像吞了个苍蝇一般，噎在食道里，说不上来的恶心，连带着没有吃早饭的胃猛地抽搐了一下，一股酸水往外直冒。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张童儿与樊智超，连招呼都没打，颇有些失礼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将周围几个人撞得东倒西歪。

樊智超看着她歪斜的身影迅速地融入百官之中，有些担心地对张童儿说：“你怎么对她说这些？难道就不怕她把我们的秘……”

张童儿按住他的手狠狠地一捏，示意他不要再说：“嘘！隔墙有耳。”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这时已近五更半，宫门大开，众官开始或快或慢地往宫里走。张童儿扯了樊智超一把，跟了几步也汇入慢慢流动的人群中。

赶到正殿门口的时候，五更半的鼓声刚好响起。

萧晓云轻轻按了按太阳穴，舔了舔嘴唇，忽然就觉得有些口干舌燥。早上出门太急，连一口水都没有喝，昨夜出的那一身冷汗和今早发生的情况，把身体里存着的那点水耗得一点不剩。然而现在却无法喝水，这里早朝规矩多如牛毛，别说进了大殿之后不能随便移动，就是当下从百官的队伍中出列，也是不允许的。

牛油火把燃烧出来的味道被风吹得满天都是，灼得人嗓子也着了火，愈发渴得厉害。萧晓云咽了一口唾沫，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投向前方。隔着三排，斜对角的那个人，肩膀宽厚，紫袍玉带，衣服上的细小的褶子被火把放大了好几倍，在他的背上描出一片又一片的暗影。

恍惚中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飘了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在耳边说那句话：

荣辱与共，生死不离！

荣辱与共，生死不离！

荣辱与共，生死不离！

萧晓云的身体轻轻地抖了一下，眼睛猛然张大，不知何时握成拳的手慢慢松开，掌心湿漉漉的汗散在空气里，被深秋的风吹得冰冷。她不舒服，自从到了洛州，她就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盒子，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如影随形地跟在身上，始终无法挥去。

身旁的王君廓凑了过来，低声问：“晓云，你是不是不舒服？”

“昨夜没睡好。”萧晓云微微摇头，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没事。”

王君廓“嗯”了一声，说了句：“撑着点，别让兔崽子们小看了。”身子就缩了回去。

小看？

萧晓云脊背不自觉地挺直，感受到身后众人的眼光从各个角度刺了过来，细细密密地扎在背上，但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幻觉。

这里是注重礼仪品级的东都洛州，不是以能力论人的瓦岗。

另一旁跟过来的秦琼也对她笑道：“一起去吧，他整天惦记着输给你的事，连日常操练都心不在焉。不如今天再赢他一次，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秦琼都开了口，萧晓云就有些踌躇了。就在这个时候，谢映登已经替她向裴行俨请假：“裴大哥，把你家副将借我一个上午。她今晚不是要值营么，上午放半天假如何？”

到了这个分上，裴行俨只好说：“既然如此，萧副将，你上午就去练习一下箭法。不过下午一定要回来处理军务。”他深深地看了萧晓云一眼，又补充道，“小心不要太累，今夜还要值营。”

萧晓云应了一声，只来得及回望了一眼，还没看深，就被谢映登罗士信两人连推带拉地弄了出去。她心里虽然不排斥比试，却忍不住去计算：自己与裴大哥两个人没有单独待在一起，已经到底有多久了？

第二章

旧人犹在

还未到辕门口，萧晓云就看到了那辆马车，车辕前套着两匹棕色的小牡马，半旧的紫色锦缎套在黄杨木的车盖外，边缘装饰着十二色流苏，长长地垂了下来，将坐在车内的人遮住面孔，只露出下半身的桃花裙。

萧晓云的心没来由地一沉，拉着缰绳放马小跑过去。

侍立在一旁的丫环最先听到马蹄声，扭头看了她一眼，低声向车内人禀告。坐在里面的人有一点轻微的晃动，似是吩咐了些什么，随即那个丫环将车盖上挂着的流苏拢到旁边，露出一车光艳明媚的美丽。

刚喝了的水似乎被马给颠了个精光，萧晓云听到自己嗓子里咕嘟一声，觉得口又有些干，顿时无限怀念着营里自己桌子上常备着的那一壶清茶。

“弟妹！”车内女子美目流转，仪态万方地转了过来，“怎得日头偏西了才来营中？可是有事耽搁了？”

“夫人。”萧晓云只觉得嗓子越发的干渴，却又无法打马回营，只得抱拳行礼：“下官有要事去了秦将军营地。夫人车驾在此，想必是在等候将军大人。”

那名美妇螓首轻点，嗓音娇软地道：“璇儿闹着要来找爹，我也拗不过他。”她爱怜地摸了摸身边的男孩，温柔地说：“璇儿，见了婶娘怎么不打招

呼呢。”

那男孩抬起头来，与他爹长得一模一样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虽然少了很多威严，却也透着不加掩饰的狠：“裴璇给婢娘问安。”

眼看着有六分相似的面孔吐出这么一句话来，萧晓云嗓子一紧，手里的缰绳松了一下又紧紧地握住。青骢马在地上刨了两下，撒蹄子本想跑，又被马缰拉住，极其不满地在地上直打转。“太客气了。”萧晓云急忙摆手，“璇儿叫我名字就好了。”

那名美妇笑容加深了两分，脸上的神色极是动人：“辈分还是不能乱。志玄不在你身边，若是我先乱了辈分，不是枉费他叫了我这几年的嫂子？”她很是关心地向前欠了欠身，温婉娴淑地倚在车壁旁：“石榴那个丫头，侍候得可好？若是她有偷懒或者服侍不周，尽管告诉我。”

萧晓云从马上俯下身子，正试图扭正裴璇的称呼，听了这话急忙回答：“一切都挺好的，有劳夫人费心。”她想了想措辞才说：“其实下官一个人住惯了，有了丫环伺候，自己闲下来反而觉得有些怪怪的。不如先让石榴回去……”

“那怎么行。”那名美妇打断她的话轻声说，“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城东那么远的地方，身边若没个使唤的人，那多不方便。万一再有个好歹，我怎么跟志玄交待？石榴这孩子做事还好，就是性子偶尔活泼了点，你若是嫌她吵，我再换个丫头给你。”

萧晓云听了这话急忙摇头：“不用不用，她就挺好的，先……先留下吧。”她急于结束这场对话，“下官已经迟到许久，先进营里去报到。夫人可要一同进去？”

“夫君他治军甚严，从不允许我们随意出入军营。”那女子抬手扶了扶浓密的鬓发，一双素手细润如脂，看了看日头才说：“我就在这里等吧，反正也不差这一时半刻。”

萧晓云连忙点头：“既如此，下官就先告辞了。”脚下用力一夹马肚，青骢马立刻窜了出去，飞奔进入辕门。

辕门口的守卫跪下去行礼，萧晓云随便点了点头，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想到刚才的场景，忽然觉得自己的那些行为，跟逃跑没有什么两样，极没骨气。

超级玛莉自动地跑到了中军大帐，萧晓云心里却不知怎的不愿意进去。勒住青骢马在帅帐之外打转的时候，齐文刚好出来：“萧副将！”他走过来帮她拉住马缰，“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少爷下午就问了好几次了。”

“唔。”萧晓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又朝帅帐望了望，“将军呢？”

“在帐里呢。”齐文看她在马上只是呆呆地看，并没有要下马的意思，于是提醒道：“萧副将，您先去见少爷。这马我帮你牵到马厩里去。”

萧晓云仍是盯着那帐篷看，怔了好一会儿才摇头：“不用客气，我先回去换衣服。”

她的眼睛与往常有些不同，水汪汪的似乎有些焦距不清。齐文闻到淡淡的酒味，当下了然道：“既如此，我先去向少爷禀告。”想了想又说，“因为萧副将今日迟到，少爷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您要小心，军法可是不容情的。”

萧晓云“嗯”了一声，打马回了自家帐篷。一边解衣服一边找水喝，谁知找到的却是一个空茶壶。这才想起来身边的那三个人都已离开，垂了头立在帐内，忽然觉这里空间大得可怕，心里又酸又涩，辨不出任何滋味。

裴行俨进门时看到的便是这幅场景，束衣的玉带早已解开，慵慵懒懒地挂在腰间，绯色的官袍半敞开，露出白的耀眼的丝制中衣。萧晓云脸上红扑扑的仿佛涂了胭脂，呼吸有些不稳，半闭着眼靠在桌子的边沿，小指微勾着的茶壶在空中晃来晃去。裴行俨摆了摆手让齐文在外面等着，自己放轻了脚步往里走，快要靠近的时候，闻到一点淡淡的梨花春的味道。

他皱起了眉头：“你喝了酒？”

萧晓云猛地一惊，脚下不自觉地向后退步，却被身后的桌子挡住了去路，随即右手微抬，摆出一副可攻可守的姿态。她戒备的状态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看清楚来人立刻收了回去：“将军！”